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八目錄

李德裕 十三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八

李德裕十三

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楊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皐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昔安豐侯竇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

及賓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況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騎遥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爲列藩之儀表典兹羽檄代有英髦間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令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

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衡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明主惜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内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逮繼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爲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丞相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藹然非氣和則不

出故君子藏器抱璞含忠蘊德不遭遇其時則光名不曜是以干木之退也高於千乘君曼容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射苞文武之道有清直之德良玉美潤徒蓄寶於荊岑喬木幽深不呈材於廊廟知者所以嘆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爲唐寶臣公天挺奇表角犀特秀居五嶽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予戟以耀頴粲珪璋而洞照蓋人之桀歟憲宗皇帝以神武之姿壍除菑害睿慮濬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奇權秘計皆中詔決之

參宸算者惟公與二三髦士揣摩潤色緊公稱首既平淮
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
臣之決策洎今上之宅憂也袞龍未襲鸞明未位召公於
東宮含春殿歔欷前席付以大柄公乃請偃武論道與天
下休息上若涉水而得舟檝馭馬而有銜轡始拜言以命
咎卽其時而相說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爲政貞以制
動平以稱物其志在於識相體宏簡易而已嘗以爲用京
房之瀍則煩碎而亂理聽嗇夫之辨則捷給而傷化由是
遵坦夷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恥竭澤以言利

矧夫洞虛明之境應必以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奉
聖者稱公爲良相焉公之趨丹戺侍紫垣名冠近臣寵加
贈典先僕射自珥貂而升左揆先夫人由趙郡而啟大國
金印石窌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下史參梓潼軍
計典昌榮二部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廛庚氏誅茅始傷於
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公年纔佩觿志拾青紫方覃
思於經籍未馳騖於文章游焉息焉必在於是及鍾家難
乃入爲官暨韋太尉鎮是邦也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
逮茲抗戎旌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爲三公下車逾月訪於

舊館邵伯之樹未翦武侯之廬猶在于公邑里遂見高車龍驤門閎竟容長戟公瞻構灑泣循陔永思以爲徽壞壁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者如來之乘斯遠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購之於官以爲精舍又以桑門之上首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夙植也殿堂層立軒房四柱鎔金作繪髣髴諸天況乎蜀山葱蒨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坰紅樹倚檻青蘋傍砌海雞乍來靈草長秀彼之聽和音者不惟於寂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則豈止何充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公之堂

俱爲不朽某藐焉孤生流落於代辱公感舊遂不見遺爰自内庭升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階先達由是議人倫者歸公之盛德不陪密坐驟變寒暑迂懸榻之念忝授簡之恩且嘗典綸綍獲備官寮報德不讓懼斯文之闕焉長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朝議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李德裕撰

三聖記

有唐寶歷二年歲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玉清元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象三軀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謹記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節度職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賓佐也代稱絕筆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繢事靡不造真者昔嚴野旁求徒聞審

像嵇山高遯惟止鎔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歴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瑶林斯覿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維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黄霸于定國之流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 闕 旣新光靈可想儼若對神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詔諸來哲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懷崧樓記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韋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庾公舍人李公洎太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纔嘆止輿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薾多病常驚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

傍施堺埤竹樹陰合簷檻晝昏喧雀所依凉颸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廳事前有大辛夷樹方爲草木所蔽）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晨憇宵遊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辰月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元眞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庭伏覩憲宗皇帝寫眞求訪元眞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元眞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

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元眞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平泉山居誡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淒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

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蓁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翦荆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

其次焉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涖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為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颼楊梅曲房之山桂温樹金陵之珠柏欒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

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巖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於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郍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山巖湍琅邪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

之眞紅桂嵇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桄子朱杉龍骨闕二字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于聞淑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

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飧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

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言繼之以死君子猶嘆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于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餘此而興余謂漢祖建封紀氏宜在蕭

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彊論

揚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廬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産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啟之向使䣝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䇿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内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産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

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處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産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沒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産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倘才出于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于難豈若制之于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爲謬矣酈侯破産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産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

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于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帝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

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疏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

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帝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性好音樂與宏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一作僻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一作衡鎔鑄不由于

大治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讜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元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内修文學外耀武威

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于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于宣帝當先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于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寵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

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于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于讒邪則不斷疑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貢薛雖能忠諫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纔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悦哀王商論

荀悦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毁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廹多懼殆于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

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
眞漢相容貌懾帬于而遘愍於時遇纔而殞豈命之否也
龍虎不能免于患及命之泰也蛭蟥皆得保其生佘又聞
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
蠡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
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
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資于所敬之

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長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于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于已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

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于鄭鷁退于宋妖不甚于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于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于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于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墻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

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庾爲河南尹名犯廟諱字又非便所以不書以賈充邪僻欲其疎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惟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于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卽其子孫所寄心腹惟賈充而已充亦非忠于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

祐所以顧畱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于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凌替纘緒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

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惟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非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德

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沃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

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焉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目錄

李德裕十四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

李德裕十四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已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

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踦摭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倘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過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繼及子顯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

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于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原注漢書稱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鄉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

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好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

貴也（原注：世謂王劉之儔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于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

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敬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

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諱原注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于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

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為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苻堅之用景畧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

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懼顯覯原注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無

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于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爲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公孫宏畱言李息莊周稱賊莫大於德爲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況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禮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爲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衞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袛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彌諳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能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

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惑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原注裴頠勸廢賈后華答以庶可優游卒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于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

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摻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邛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攖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

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惟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雎得蔡澤退而不辱虞卿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

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如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氣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原注：紇干承基爲承乾賊于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宏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

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

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絶大漠而盪葷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雖障之下

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葢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倘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拒于劇孟且夫周文有閎夭而禦侮宣孟以彌明

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于此乎太倉令淳于公嘆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原注幼孺名敞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秖可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

曰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畧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闡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葢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

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知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日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于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况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元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史丹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外感中寤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

黄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空原注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

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宏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宏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于議謀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志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

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于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潤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于人情意常篤於禮義

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列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卽宋廣平之維私也原注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旣深思意愈密代公常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原注：苻堅於五將山破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王之妹

終以隕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于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于爲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于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

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一作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于五言為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于音韻（原注曹植七哀詩有

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猗與元勛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于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礲成器奢者爲之

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原注世所謂差人也）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屠黍稱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刺也鵜鶘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鵜鶘集于魏沼不

用管寧之應也是以鸜鴿來而師乙嘆鵩鳥至而賈生懼戴鵲巢而張臻悲微禽尚能為害況異于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明樂以酣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原注曾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惟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鞅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

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邱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羽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顧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鬭智不

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于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知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于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于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

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原注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敎凶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秖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哉大道之行當蠶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干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内晉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

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靦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惟恥不及豈蛩蛩負蟨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哉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此職者竊

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

上之急售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

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責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

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

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

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塡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

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

非揚雄以榷酤與嘆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

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宏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

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宏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于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擿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

意非近習無以共歡宏恭石顯所以得蠱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宏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俾臣不得干政故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俾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于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思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為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為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

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資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濯然涙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稗昭日請苑中牢醴以爲朝恩羊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

之勢與天子埶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畧

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皆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弟號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

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丕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宫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之隱身岩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翘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旣不用逐之可也

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鞅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延娑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